

後南都主義的精神史意義： 論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中的府城、 眷村與文壇

陳建忠*

摘要

本文試圖探討蘇偉貞如何以獨白式的散文來達成她對南都記憶之挽留。在經歷前半生的南都經驗洗禮後，蘇偉貞自許的「後南都主義」，或可照見一個作家、知識分子的精神演變之軌跡，一個人的精神史。

蘇偉貞與南都這生命之地始終存在著違和之感。她並非流亡，卻隱然浪遊於南都，發展出一種欲言又止，極其疏離的說話方式。話中真意，往往存在於可解與不可解間，且常不以「我們」的人稱發聲，而以「你」的人稱來遠距觀察。散文中的敘事者站在一個將自己「包括在外」的方式，觀察自己，也觀察南都。南都女兒蘇偉貞卻在南都感到格格不入，鄉關何在？彰顯了獨行歸鄉人的形象。而她的散文獨白，正可以在形式上以斷裂跳躍的文字風格，呼應這種獨特的存在處境。

關鍵詞：蘇偉貞、府城、格格不入、流亡、精神史

*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The Meanings of Post-Nanduism in Spiritual History: A Study on Tainan, a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and Literary Circle in Su Wei-chen's *Daughter of a Books Rental Shop*

Chen Chien-C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Su Wei-chen uses monologue prose to explore her memories of Tainan (*Nandu*). After experiencing some difficulties during her earlier life in Tainan, Su deemed her returning and re-settling in Tainan as “Post- Nanduism.” This experience of leaving and returning reflects a writer’s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unique spiritual history.

In her writing, Su Wei-chen’s connection to her birthplace, Tainan, suggests a kind of feeling embittered by incongruity and harmony. In other words, she is not in exile, but chooses to withdraw herself from the society by roaming Tainan, which develops a writing style that is subtle yet alienating. The truth in her words often exists between what the reader understands and is perplexed by. Furthermore, she often avoids writing in first/third person narration, but rather writes in second person narration to make observations from a distance. In her work of prose, the narrator stands “outside” of herself, to make self observations and explore Tainan, and therefore not only feels displaced, but addresses the question: “Where is the real hometown?” and finally expresses a personal image of a solitary, hometown traveler.

Keywords: Su Wei-chen, Tainan (*Nandu*), displacement, exile, spiritual history

後南都主義的精神史意義： 論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中的府城、 眷村與文壇¹

陳建忠

這使我想，與生命和世界的格格不入可能是蘇偉貞竭力要維護的狀態。她靠這種不和諧寫作，也許一生也不準備妥協。在這件事上，她既霸且野。

——袁瓊瓊（1950-）²

一、前言：重回南都與蘇偉貞的散文創作

府城女兒蘇偉貞（1954-），於1979年以小說〈陪他一段〉在文壇露臉，隔年便以中篇小說〈紅顏已老〉獲得「聯合報中篇小說獎」，此後創作歷程持續三十年，以迄今日。諸多作品中，長篇小說《沈默之島》（1994）更曾入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名單中³，足以說明她的小說成績早獲得不少文評家肯定。

但若是論及她的散文，那會是「小說之餘」嗎？當小說家想寫散文時，她準備放棄虛構的權力，將靈魂坦誠相見了嗎？而面對小說家的散文，對讀者來說應當採

¹ 本文原發表於成大文學院主辦之「成功大學文學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1.18-19），目前刊發之版本已經過修正。在此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的諸多意見，受教之餘，已就部分觀點盡力調整，但無法完善之處，則有待於未來的研究中持續補充、回應。

² 袁瓊瓊：〈關於她的二三事〉，收入蘇偉貞著：《夢書》（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頁12。筆者案：袁瓊瓊亦成長於臺南湯山新村，畢業於臺南高職，與蘇偉貞同樣有南部眷村的生活經驗，兩人可謂知交，故常有相關評述。

³ 1999年，《亞洲週刊》站在全球華人的角度，舉辦「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評選活動，以總結廿世紀的文學成績。計有海內外十多位文學界菁英參與，在初選的五百部小說中進行評審，最終選出一百位作家與作品，蘇偉貞的《沈默之島》排名第86。

取何種閱讀的策略？這些疑問，想必無有確解。不過，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自 1970 年代中期離家就讀政戰學校開始，以至爾後久居臺北任職，至 2007 年蘇偉貞正式重回出生地臺南古都（以下循作者慣用辭以「南都」名之）的成功大學中文系任教，少小離家中年回，散文集《租書店的女兒》（2010）是她在丈夫與父親漸次遠行後，個人獨自面對南都現實與記憶種種的攬今追昔之作。⁴

因此，這部散文作品有別於小說家前此的散文之處，正在於離家近 30 年後，正式重返南都定居、生活，數十年中諸多重要的人事皆已幻化，如今獨自品嚐記憶與體會生活況味的小說家，乃對這充滿成長記憶的南都，有了更多不同的情感與思考。究竟是小說家變了？亦或是南都變了？或者，是整個世界的景觀與潮流也都起了變化，則回鄉者當如何自處？

因此，這本散文集所觸及的題材，是南都眷村成長的經驗如何鑄造她的性格與觀念；以及她歷經半生奔波後再次南回而常駐於眷村改建後的新居所，這今昔印象的對照。而貫串其間的靈魂主軸，乃是蘇偉貞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作家的精神與思想變化歷程。我們或可從這樣的今昔對照記中，窺知蘇偉貞的文學觀念與思想觀念等精神層面的史的變化；甚且，也可能觸及到一整個世代知識分子的心靈斷片。

然則，書寫南都，一如蘇偉貞過去的許多書寫經驗一般，好像總是以離開為前提，開啟書寫的動機。有如她某次演講時所說的：「如果說，《時光隊伍》是我小說書寫生命的終極離開之書，那麼，《離開同方》就是我向青春時光告別之作，如此依依眷戀，說的，正是頻頻回顧，是的，『回到同方』」⁵。為了不遺忘丈夫與青春，在失去時只能以文字留存一切經驗，但失去那些寶貴的生命經驗則已無可挽留。有如援例一般，《租書店的女兒》當中亦出現如同柯裕棻極精準看法所指出的，呈現了為逝者深歎的心理：

她既深愛臺南，又時時感到遺憾與迷惘，她深愛的是心裡的那個，她遺憾的

⁴ 張瑞芬在書評裡就直指，這部散文集是比 1990 年的《離開同方》更真切的身世告白，「這南都的回望，比朱天心實在複雜且溫暖得多」。參見張瑞芬：〈南都一望：評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春風夢田》（臺北：爾雅出版社，2011），頁 117。

⁵ 蘇偉貞講：〈租書店與德光的女兒〉，德光中學網站，網址 <http://www.tkgsh.tn.edu.tw/library/>（2011 年 10 月 31 日上網）。

是現下人事已非的這個。⁶

如此，則有關南都的散文，似乎也都是一種回顧的姿勢下所書寫的產物。為了不想遺忘而書寫的作品，卻恰恰見證了物換星移、物非人非的事實之俱在。

本文試圖探討的，便是蘇偉貞以散文形式倒影留存的精神與思想面貌。⁷更嚴格的說，是探討本書作者如何以獨白式的散文來達成她對南都的記憶之挽留。在經歷前半生的南都經驗洗禮後，蘇偉貞自許的「後南都主義」（詳後文定義），或可照見一個作家、知識分子的精神演變之軌跡，一個人的精神史（せいしんし，intellectual history）⁸，而能些微觸及作家文學中的思想問題。

二、後南都主義：格格不入的府城經驗

如今，根據蘇偉貞在散文集中〈租書店的女兒〉一文的創作前史自述，大家都知道她之所以成為一名優秀的小說家，與她是租書店的女兒一事絕脫不了關係。但更重要的是，這租書店是位在南都眷村的一隅，這才讓小說家的成長故事有了更具體的背景。

如同蘇偉貞經常陳述的那樣，她出生在小東路的路頭門牌 15 號的陸軍「八〇四」醫院，四總醫院；小東路尾的永康「影劇三村」則充滿青春成長的記憶；最後在小東路中段的「成功大學」任教，「似乎一生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小東路」。散文集中的〈小東路 15 號〉（之一）、（之二）、（之三）便都在講述一個與作家誕生有關的故事。

⁶ 柯裕棻：〈推薦書：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聯合報》E5 版，2010 年 7 月 3 日。

⁷ 「倒影臺南」一詞，或許可以說明記憶的鏡花水月性質，正因臺南是透過文字層層折射才再現於世人眼前。小說中的倒影，蘇偉貞已透過自選集《倒影臺南》（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4）表達過「臺南於我是創作的第一章」（見〈序：主題，臺南〉）此看法，但如今以非虛構性的散文呈現這倒影，或將更有不同。

⁸ 精神史是較日本、德國式的說法，西方學界則稱之為觀念史或思想史。思想史著重在「觀念的單元」之討論（如主觀、現代、啟蒙等），移之以描述作家在思想上如何一直思考生命意義與土地倫理，應當有助於更有條理地累積臺灣人文知識界的觀念變遷。參見尹建民主編：《比較文學術語匯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296。

在《租書店的女兒》中，重回南都任教，並重新往返於小東路這條「生命之路」，蘇偉貞要訴說的卻不是對故鄉的依戀（倦鳥知返？），而更常見各種「格格不入」或「人地不宜」（*Out of Place*）的市民生活經驗。

這種「格格不入」的情緒，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久居臺北所導致的不適應；不過，我們同樣也很難看到蘇偉貞對臺北採取什麼深情的態度。其二或許才是主因，亦即是「我的」小東路上，如今卻充斥著太多讓自詡與小東路共成長的敘事者，感受到這個都市有著無法理解的變化幅度。

其實，早在 1980 年代初期，蘇偉貞便已開始回望南都，透露出深恐府城記憶消亡的「惘惘的威脅」。與二十多年後《租書店的女兒》合讀，則這種預感應當是一種理所必至吧，尤其對一個只求靜靜午後時光永駐的臺南女兒來說，更是如此：

一天回去，騎車過成大，四周還是那些有大有小的人羣，不經意望去，一個讓人心情複雜的舊友迎面而來，打招呼不打呢？完全忘了看風景，加快速度，兩人擦身而過，同樣的地點、同樣的下午，鳳凰花依時而落，往昔竟不可得，最喜歡的路上，已經有了彆扭，才知道自己不可能不為什麼而上路了。

臺南的下午，永遠是臺南的下午，歲月不待，甘心不得，又能如何？只求何時何地，還有一個靜靜的午後。⁹

是的，蘇偉貞與南都竟鬧起了「彆扭」。筆者無意比附後殖民理論家薩依德（Said，1935-2003）譬況自身處境的「格格不入」或「人地不宜」之說¹⁰，從而將蘇偉貞誤植於後殖民脈絡裡。但，蘇偉貞與薩依德描述自身因流亡而產生的「人地不宜」之感，這種與流亡地「格格不入」的處境，卻在在與蘇偉貞所欲傳達出來的精神狀態極其類似。

〈後南都主義〉一文，便應當是對蘇偉貞中年還鄉定居、謀職的心境之最佳寫照。文中她特別以「後殖民」理論之強調殖民結束後的殖民影響猶在，轉而發展出

⁹ 蘇偉貞：〈靜靜的午後〉，《靜靜的午後》（臺北：洪範書店，1984），頁 203。

¹⁰ 薩依德為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提倡後殖民理論，也是巴勒斯坦建國運動的活躍分子。他出生在耶路撒冷，居住過埃及開羅，故鄉後來被以色列所佔，遂輾轉至美國求學、定居。蘇偉貞經常在文章中提及的「格格不入」或「鄉關何處」，來自薩依德所著之自傳作品《鄉關何處》（*Out of Place*，臺灣譯名），簡體版則改名為「格格不入」，另紀大偉則譯為「人地不宜」。

她自己的一套「後南都主義」，當也是意在表達過去的南都經驗如今仍支配著她的情感與思想：

（前）南都歲月去日已久，卻仍存在你生命中，成為你看世界的一切眼光與角度，你的後南都主義。（頁 217）¹¹

而這種帶有支配性的前南都經驗，演化為後南都主義，將使得蘇偉貞以堅強自信的南都眷村人自居，同時也是她頗感「格格不入」的癥結所在罷！

當然，蘇偉貞已沒有上一世代的流亡經驗，不過，外省族群的流亡感，恐怕亦如影隨形。在她寫於 90 年代的眷村小說《離開同方》（1990），以及新世紀後所寫的《魔術時刻》（2002）、《時光隊伍》（2006），跨世紀的書寫裡，不免是身為外省第二代的蘇偉貞對族群命運的頻頻回顧。如同施淑解讀《魔術時刻》裡〈日曆日曆掛在牆壁〉一作時，為小說裡守護中國文化傳統的意識所詮釋的那樣：「這玉石俱焚的意識，連同通篇小說在修辭上處處可見的反諷、調侃姿勢，或許就是世紀之交，在臺灣本土化運動中，被推擠到社會邊緣的所謂外省第二代的蘇偉貞，對擾攘不已的族群政治和國家論述的絕望思考及回應」¹²。蘇偉貞的文學，總也與她的族群身分與族群意識無法切割。

不過，即使我們將這種「流亡感」當做理解後南都主義的情緒基礎，也未必要直接據此認為蘇偉貞只是基於流亡之感而自覺格格不入。若思考到一位成長於南都，且家族成員亦多定居在南都的作家生活經驗來看，個人與南都的關係，可能存在著某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結。因此，筆者更想強調，蘇偉貞與南都的關係，恰恰因為膠著於「小東路」，而非整體的南都或南國，使得她與這生命之地始終存在著「違和」之感。她並非流亡，卻隱然浪遊於南都，發展出一種欲言又止，極其疏離的說話方式。話中真意，往往存在於可解與不可解間¹³；重點是，絕非是以「我

¹¹ 因徵引書中文字頻繁，為免煩冗，以下將直接註明頁數於引文末末，出處皆見《租書店的女兒》（臺北：INK 印刻文學雜誌出版公司，2010）。

¹² 施淑：〈蘇偉貞《魔術時刻》及《時光隊伍》的認知測繪〉，收入黎湘萍、李娜主編：《事件與翻譯：東亞視野中的臺灣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230。

¹³ 柯裕棻亦指出，蘇偉貞的敘述文字別有一套語言風格，必須掌握其語言習慣，「連究竟是正面或負面表述有時都不直接以肯定或否定句顯示」。參見柯裕棻：〈推薦書：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聯

們」的人稱發聲，而往往以「你」的人稱來遠距觀察。散文中的敘事者站在一個將自己「包括在外」(Include me out, 借用張愛玲的篇名)的方式¹⁴，觀察自己，也觀察南都。

〈小東路 15 號(之三)〉裡就以 80 年代的臺北經驗為例，說過這樣的話：「終於有一天，你明白了，(格格不入) 反差臺北學已經成型，未來還有什麼跡象向你顯示，等著看吧？」(頁 40) 身在臺北亦覺反差甚大，想來這種不能隨俗的感受不始於今日。於是這種格格不入的經驗更蔓延至南都，首先就表現在南回後一次過敏發作的經驗上。通過主觀的想像，這身體的過敏其實來自心理的過敏。敘事者異常篤定的認為，南都充滿太多新的植物，新的變化：「世界太新撞上水土不服，你對原生之都過敏」(頁 111)。但那或許不只是來自南回的新體驗所致，再往人生起源處探問，原來蘇偉貞自承從小便是經常黃昏貓啼的嬰孩，一個生來與這世界水土不服的孩子：

父親抱了你到巷口路燈下來回走動，哄著哭著累著掙扎著，等天黑透了，終於沉沉睡去：「跟這個世界有時差，水土不服。」父親拋出了一則簡單的預言。(頁 112)

這種以打出娘胎起就被預言為與這世界「水土不服」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對置身南都的新體驗，無疑是極端主觀性的想像，除了具有文學趣味，也同時彰顯了作家極端敏感的精神狀態。值得注意的是，蘇偉貞對這令她「過敏」的城市，猶以「原生之都」名之。既稱原生，但又不免於過度敏感，則這樣的感受究竟是疏離或糾結？筆者認為散文中便因這種尚待釐清的感受底蘊，而別有新解的空間。

再看〈記憶一種〉裡，蘇偉貞便將自己的新南都時差感，形容為自己的記憶與臺南現實的難以協調。這裡，應當還是傳達著一種主體感知與現實體驗間的裂隙，

合報》E5 版，2010 年 7 月 3 日。

¹⁴ 散文集中的〈記憶一種〉裡，就用了張愛玲的這一句話，表示了敘事者不願被歸類建檔、「收編」記憶的心理：「南都生南都活，等到有一天，南都死，你一點不想被問：『那兒有什麼呢？』所以，唯有一願，請把我包括在(記憶)外。」(頁 199) 又，張愛玲文出〈把我包括在外〉(1979)，而「把我包括在外」係好萊塢演員山謬·高爾溫的名言，可參見張愛玲：《惘然記》(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10)，頁 123-124。

所謂的格格不入：

難怪你總感覺活在時間夾層，忽而熟悉／陌生、不耐／閒適、討嫌／狂喜、念念不忘／意興索然……為兩種不同狀態時間所擠壓，(……)你一下子就明白了，任何真理般的人生經驗，最無用，記憶最難複製的部分是對他人的感知，照片庫中，原初時間在地居住史頁裡，此中有人，呼之欲出。(頁 196)

看來，原初時間的在地居住記憶，才是敘事者的精神憑藉所在吧，那是主觀認同的部分，趨近於永恆，且與現實無涉。

另一方面，若是以比較生活層面的經驗來說，則衣食住行的各種經驗，既是日日所需，或更易窺見南回者的適應問題。

〈鄉關何處〉一文，雖說的是敘事者扁頭（案：蘇偉貞自稱）與扁頭娘關於使用塑膠袋的「鬥爭」，但題目所產生的異鄉感，以及蘇偉貞不無調侃意味的「自我異化」（其實是扁頭娘早被各種塑膠製品征服），充斥在文中的是親暱的母女互動，卻也是鄉關不再為扁頭所熟悉的輕微荒謬感。當扁頭望著陽臺上套著塑膠袋的拖把、掃帚、水桶、抹布等物品，似乎對自己堅持的生活文本（理當環保啊！）感到一絲懷疑了：

小說是複雜的，人生也是，此刻，扁頭癡站著，屬於華麗的文學否想，究竟該不該如此入戲？扁頭猜自己的意思是，不是什麼生活都必須有個文本。(頁 58)

這「鄉關何處」的題名，借用的便又是薩依德的同名自傳書名，再一次顯示了作家對自身處境的觀感：即使身在家中，亦不免於鄉關何處的困惑。

再看飲食，似乎也與南都的地方美食缺乏熱情的呼應。眷村出身的子弟，較少有機會親試市井小吃，因而就連在食物上同樣關係淡薄。〈也是鼎食之家〉裡便坦誠無隱地說道：

那些不在食物記憶譜系裡的意麵鹹粥蝦捲雞肉飯燒鳥紅蟳米糕浮水魚羹，你一點都不知道把它們安頓在哪塊！你為覓食而牧遊，這些在你情感內經驗以外的大有來頭的日常生活食物，早年往往只聞其名，而不知其味，……嘆口氣，只好承認，你在你的新故鄉，失去了脾胃重建權。你的五覺，早如金湯

城池。古城小吃，沒你的份兒。(頁 145-146)

而最能傳神表達蘇偉貞重回南都的震撼印象，則非〈是怎樣？不行嗎？〉莫屬。文中對南都人率性而為的行徑報以嗤議，言下之意多有無法無天之慨，似乎敘事者真是一個屢被南都人那些驚人之舉所恫嚇的「歸人」了：

國家一級古蹟太舊了給塗上油漆：「是怎樣？不行嗎？」動不動就如天公生日半夜放煙火把人嚇醒：「是怎樣，不行嗎？」……開著開著進入走一百遍也不適應的九十度拐彎地下車道：「是怎樣，不行嗎？」午夜以後大部分路口紅綠燈關掉閃黃燈：「是怎樣？不行嗎？」忘了嗎？我們不把動線當回事。
(頁 123)

「是怎樣？不行嗎？」這句話，其實「俗又有力」，很傳神地道出敘事者被「霸凌」後的無奈，隱含諸多的情緒與價值判斷，更顯示出蘇偉貞重回南都後的水土不服，格格不入。

綜合上述，關於《租書店的女兒》中的後南都主義者而言，格格不入、水土不服或鄉關何處，雖都是蘇偉貞散文中標示的精神狀態，但我們卻也不能忽略一個同樣明顯的事實，文中的敘事者並非真的以外人自居，甚至有時還帶有點無可如何下的自謔謔人（不然，是要怎樣？）。畢竟，那也是蘇偉貞的故鄉南都，且再不會有另一個更可稱為故鄉的居所。這種帶有「中間狀態」(in-betweenness)的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處境，正是後南都主義者一個極其醒目的存在狀態。是故，如果把握住這樣的精神狀態，則「後南都」將不只是「後流亡」，尤其不只是上一代流亡經驗的延伸，而呈現出尚待確認其與南都之密切關係的特殊精神流動軌跡。

三、後眷村記憶：偽眷戶的眷村書寫

《租書店的女兒》中，最最眷戀的當然還是昔日眷村中的人事點滴。父親、母親、妹妹、老師、同學、租書店、互助會，遠一點的還有雞蛋花，這些人事物都在

敘事者的召喚下一一重臨。就像那張十七歲時第一次與妹妹的合照相片與音樂盒，於今憶起仍是甜蜜的一家人。〈我妹妹〉裡說這次合影叫天使（妹妹）與逆女的組合，時間感其實是很「後設」的。凝視著照片中的形影，顯然美好停格，但時空已然變異：

不久我得了一個小音樂盒，盒蓋內裡可以鑲嵌照片，我把照片剪小放進去，然後不時扭緊發條，音樂溢出，我掀開盒子注視我的十七歲和我妹妹的輪迴家庭生活和十六歲如天使般的容顏。（頁 28）

因而，格格不入絕不能只理解為蘇偉貞對新南都經驗的拒斥，這種違和感更需要置放在眷村與南都的時空脈絡中合觀，方能看出這種格格不入背後所作用的力量為何。筆者認為，眷村出身的知識分子蘇偉貞以高度的眷村意識與認同感，面對著廣大的南都庶民與市街，不免揣想：南都究竟是她一人的南都？亦或是南都人的南都？這就使充滿信念與主觀的敘事者，不斷要在確認自身站立的位置這問題上，現出了堅定之外的浪遊精神狀態，同時一個人堅強地與觀念上的「他者」戰鬥。此舉猶如都市游擊戰一般，備極辛苦。

因此，如果說「後南都」是一種等同於作者個人「格格不入」的代名詞；那麼，「眷村國」的居民若竟然失去眷村一切可指認的實體：眷村改建了，眷村已成為歷史，而成為「偽眷戶」（套用蘇偉貞好用的以「偽」自嘲的修辭）的時候，那更是一種集體性的格格不入。〈（新）老家之二：給影劇三村〉裡，便描述了原地拆村重建後的大樓轟然矗起，舊地址上的新影劇三村裡，一切事物都陌生化了，說明了眷戶的關係已被重組。終身以眷村人自居的蘇偉貞，卻要開始熟悉這片故居的一切：

（你開始打理新空間）一日一日訓練自己接受眼前一切，在新地基上逐步搭建舊記憶，你進進出出（企圖裝滿）空房子，放眼全是（可疑的）新生物件。（頁 252）

於是，在另一篇文章裡，蘇偉貞又再次於描述眷村之被迫崩毀時提到了薩依德：

這些人在原本應該安身立命的地方流浪與衝突，漫無目的遊盪，失去座標，成為地球永遠的漂浮者，切斷在生命光譜的兩極，恐怖到像無止盡的懲罰。

時時刻刻宜乎問：鄉關何處？正是薩依德《鄉關何處》，記錄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¹⁵

不過，臺灣的眷村問題卻也不能只由「離散」(Diaspora)的角度來觀看；相反地，蘇偉貞的散文中雖不免流露對父執輩流離來臺的不捨，但她對作為家園的眷村卻也有著異樣的信念。換言之，蘇偉貞一方面描寫了眷村的形成與幻滅，眷村重建為大樓，偽眷戶繼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眷村的使命已不復存在；但另一方面，她卻又積極以眷村人自任，對眷村文化於個人的意義多所抒發。面對眷村村邦的不斷毀壞，她又一次引述薩依德說：

我的期許是，傳達眷村記憶，這裡頭沒有悲情。巴勒斯坦最雄辯的代言人薩義德(Edward E. Said)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簡體版譯為《格格不入》)是流離者傳記，他的故事從來不是個案，流離者伊於胡底的命運，是歷史的謬誤也好，是人生的錯置也好，薩義德並沒有控訴。如果我們能理解薩義德，就能理解「眷村性」，即如王偉忠所說，如果他活得還算精彩，「是因為眷村滋養了我的靈魂」，我覺得，眷村子民該有這樣的志氣。¹⁶

因此，饒富張力的言說方式便是，「偽眷戶」蘇偉貞帶著強烈的後眷村記憶，文章的時間擺盪在過去與當代之間，積極凸顯的是展現在她個人身上的眷村性，以此來彰顯一種我在哪裡，眷村就在哪裡的志氣。但有時，面對物非人非的場景，再堅強的眷村人，也不免於倉皇無助。

〈後南都主義〉裡，對於中年回鄉一事，敘事者便興起了無限迷惘之情：

所以問題是中年回鄉了，從回來那天起，心理上像突然站在日本房子著火後的現場，面對清清楚楚的殘垣廢墟，不禁慌張自問自答：究竟燒掉了什麼？
(頁 216)

〈(不)逃逸路線〉裡，晃蕩在眷村市場裡的道路上，遇見一群喝早酒的老鄉，自己也買好了貼爐燒餅，種種往事都到眼前。也不見怎樣的戲劇畫面，但對蘇偉貞

¹⁵ 蘇偉貞：〈序：眷村的盡頭〉，《臺灣眷村小說選》(臺北：二魚文化事業公司，2004)，頁 12-13。

¹⁶ 蘇偉貞：〈序：拒絕遺忘〉，張嬭主編：《寶島眷村：一群臨時的過客永遠的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10。

來說，這些都恍如前塵，思想起便需醉酒以忘憂似的，關於記憶的畫面則一路竄逃：

簡簡單單市場路，你走了幾十年。從沒想到，明明回家，卻是（記憶）不斷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的你的逃逸路線的開始。這會兒，有部分的你潛進那間早餐店坐了下來，和他們同席，一大早喝醉完事。（頁 214）

然而更具戲劇性的是，眷村出身的南都人，這會兒以後南都人身份重回新故鄉，卻發現還有一種「後後南都人」，所謂的中國籍新娘。則，吃著正宗的後後南都人做的麻辣涼麵時，那過半甲子前吃的四川涼麵又算什麼？新的舊的移民者，新的舊的滋味，為什麼都出現在這片土地上？〈四川好女人〉裡問：

你止不住納悶，後南都人過渡到後後南都人之間數十年時間去了哪裡？怎麼就迅雷不及掩耳般來到現在？一九四九年以來，幾乎六十年過去，在島上你突然見識到正宗口味的麻辣涼麵涼皮，之前的都不算。難道天上人間真是一場戲？（頁 151）

如果說，正宗川味是因四川媳婦自願婚嫁帶到臺灣來的；那麼，當年的川味無疑是流亡者無奈的口味，懷鄉的口味，這倉皇帶來的滋味似乎竟不怎麼道地了嗎？在移民與遺民帶來的殊異川味之間，蘇偉貞的錯愕彷彿是說：如果早年吃的川味不是正宗，那麼這些川人在臺的生命演出，不免是錯演的一齣戲碼罷！

但筆者卻認為，臺式的川味正來自於這種流亡的滋味，是血淚釀成的臺灣味之一。這正宗的臺式川味，比起正宗的中式川味，差異不在於純正與否，而更在於習慣與否。我們早已習慣的川味，正是那臺式川味，而非其它。所謂正宗，豈不正在於此？

關於外省第二代作家如蘇偉貞者，王德威曾提出「後遺民寫作」的說法，認為臺灣文學傳統與遺民文學攸關，而新近出現的許多邊緣族群與記憶的書寫，其所觸及的乃是有關「時間、記憶的政治學」。關於「後遺民」的闡釋，有如下重要的觀點：

如果遺民意識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後遺民則可能變本加厲，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更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

如果遺民把前朝或正統的「失去」操作成安身立命的條件，後遺民就更進一

步，強「沒有」以為「有」。……就算沒有前朝和正統，後遺民的邏輯也能無中生有，串聯出一個可以追懷或恢復的歷史，不，欲望，對象。¹⁷

依據王德威的理論，第二代原本已無前世代那種流亡經驗或亡國經驗；但，他們雖未必關注於正統和前朝，卻依舊自感格格不入於現世當朝，反而更「變本加厲」、「無中生有」地以一個否定現世當朝而追懷□□（案：筆者以此空格表示其追求之物常不甚清楚）的書寫型態存在著。就中，他點名提及蘇偉貞時說道：

出身眷村的作家如朱天心、蘇偉貞等其生也晚，注定只能體會「後」遺民的巨大尷尬。……當島上新血統論興起，「與臺灣共存亡」成了時髦口號時，眷村作家要驚覺，父兄為了臺灣存亡所付出的一切，反而成為自己原罪的起源。她們迫得呼喚《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或加入《時光隊伍》，迤邐不知所終。¹⁸

關於王德威語帶譏嘲的新血統論或愛臺口號，其所預設的觀看角度呼之欲出，具備特定傾向的論斷不難想見。但蘇偉貞卻不宜被隨意地被收編到後遺民寫作的亡靈隊伍裡頭。至少，在《時光隊伍》或《租書店的女兒》的作品裡，筆者看不到那種類如王德威或朱天心對被全稱指涉且想像創造出來的臺灣民族主義者的嘲弄。¹⁹蘇偉貞是與世界格格不入，但那更是一種堅持己見的倔強，而遠不是怨毒著書的恨世。

南都女兒蘇偉貞不曾以「原罪」來自我辯護或憎怨臺灣，就像那些「是怎樣，不行嗎？」的南都人一樣，蘇偉貞忠實地反映著她另類的「是怎樣，不行嗎？」，那也只是這多元觀點的臺灣社會再日常不過的景象。因而，南都小東路，就絕不是蘇偉貞的不歸／無歸之路，而當是她自己的浪遊與沈思之路。²⁰

¹⁷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頁 47-49。

¹⁸ 王德威：〈序：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後遺民寫作》，頁 10-11。

¹⁹ 徐鋼對蘇偉貞眷村小說的看法便可引為反證，他認為：「同樣寫眷村，蘇偉貞和袁瓊瓊、朱天心、張大春等人所採用的視角就完全不同」，這便是她著重於愛情傳奇的描寫，且以這種戲劇性「使得眷村從大家熟知的生活中析離開來，當日常生活被『懸置』起來時，眷村的『本質』才可以初現崢嶸」。請參見徐鋼：〈復活的意義，無聲的陰影，及寫作的姿態：閱讀蘇偉貞小說的戲劇性〉，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出版，2000），頁 377、380。

²⁰ 趙慶華曾以相聚、離開、沉默、流浪等四部曲來解讀蘇偉貞的眷村小說，認為蘇選擇以流浪姿態面對在臺人生，但正如《時光隊伍》雖談的是流亡者的命運，卻也提到外省第三代、第四代已開始在

四、後樂園精神：盛宴不再的文壇記憶

對於南都與文壇的關係，論題材是本冊散文集中的異類，但這些無關乎青春成長，亦無關乎眷村眷屬的文壇師友，於蘇偉貞而言，卻出現了是集中少見的「神往」姿態。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蘇偉貞陡然變成了一個孺慕的學生，肅然而敬地瞻望這些師長，或是文壇的前輩，這應當可算是蘇偉貞的「私房記憶」，卻又隱然讓讀者看到蘇偉貞投入的神情，那種不旁觀的敘述腔調，有如對文壇師友的一種致敬。²¹

後樂園精神。是的，當年相逢一場猶如豐美盛宴，以南都為樂園、為中心的一場盛宴，身心難忘。多少年後，蘇偉貞重寫這些師友時，大家都已過半百之年，但認同的價值終究不會消失，雖盛宴不再，總是餘歡尚可回味。在這後樂園的時刻，後南都主義者每每以「包括在內」的精神取向，向我們展示她的精神偶像。在格格不入之外，其實，蘇偉貞看重的正是另一種必欲「與君同行」的精神價值，這或正是她得以持續她的南都浪遊的精神資源所在。

〈痙弦的臺南〉一作，最可堪是一則迷人的師生會寫真，蘇偉貞調動的是讚歌一般的修辭，傳奇痙弦如是緩緩上昇在地平線彼端：

你們政戰國的傳奇：「痙弦如水。」除了澄澈，主要是遇上啥容器就成啥樣子。但現在，有些什麼不太一樣了，如水的痙弦甚至比以往更犀利充滿靈光，卻又是一個全新身分的你的老師，現在的痙弦改變了以前的痙弦？你的老師。（頁 141）

戰後的南都，收容了多少流亡至臺的軍中作家，日式幽靈旭町²²營房大榕樹底下，

臺灣立家譜、請牌位。則第二代的蘇偉貞或正是魯迅所謂的「中間物」世代，流浪的是一種無可挽回的命運感，但地點則在南都，這種精神狀態其實與認同此地與否無大關涉，因為扎根的世代已然衍生，這點她並非無所感。可參見趙慶華：〈相聚、離開、沈默、流浪：閱讀蘇偉貞的「眷村四部曲」〉，《臺灣文學研究》創刊號（2007.4），頁 181-187。

²¹ 值得一提的是，這批相關文藝界人士的作品，結集時漏掉〈魏德聖在南都及其以南〉（原刊《中國時報》E7版，「三少四壯集」，2008年9月28日）一文，不知有何用意？只從相關性來說，捨去此文，筆者認為更可看出被收錄的作品，表達的都是作者在價值取向上欲「包括在內」的人士，足以佐證本文要論證的觀點。

²² 旭町（あさひちょう），日治時期臺南州臺南市之行政區，舊街名小東門，戰後民間仍沿用。戰後，

走出許多文藝界的要角，如朱西甯、司馬中原、段彩華、張永祥、孫越、郎雄、王生善……等。這些人都都曾經名噪一時，如今已歸於衰老，甚至有人已先遠行。這裡就有一股樂園不在的悵惘，然，終歸是孺慕之下的悵惘。敘事者望著老年期的痙弦，思索著他如何從流亡學生到成為一則傳奇：

詩人獨自站成一種姿態，他所說痙弦筆名的潛意義：但識琴中趣 / 何勞弦上音。(頁 143)

這會兒，又是一個主觀的敘事者要私攬她的記憶，把這記憶收為己有，因為師徒兩人最是識得琴中趣。在這裡，「啞」成為一種美感的來源，人情與文情之美，盡在無言，不需說破才是高樺。

再看蘇偉貞描寫王大閔建築師所設計的成大中文系系館，這座館舍「流露現代主義簡潔美感與理性，二十四年過去，與周圍環境既和諧又溝通」(頁 137)，卻因為改善勝利路計畫，而面臨被破壞的危機。蘇偉貞對這樣的人文空間充滿高度敬意，遂再次提出她的「包括在外」的看法(不該將這個空間劃入城市更新的藍圖裡)；抑或說，這次應理解為是把王大閔的理念「包括在內」，內在於蘇偉貞的人文樂園裡。〈體會王大閔：成大中文系館〉裡直陳：

這城市有更多地方、空間需要整理(更新?)，請把王大閔、小西門、東門老門垣，包括在外吧！有些事物完成即完美，不需要無謂的消耗。如果我們懂得丈量與尊重，就會懂得不該推翻一個好空間，創造一個經不起考驗的(無聊)空間。(頁 138-139)

面對現實紛擾，直言自己的不彈同調，蘇偉貞但願自己的記憶被包括在外；但面對心中摯愛的對象，則又衷心欲將之包括在內。由於思想上這種「內」與「外」的區辨，蘇偉貞恍然將其作品構築成了一座鮮明的營壘，以此表徵她的鮮明好惡，作家的文如其人，此誠可謂極佳例證。

又復與林文月教授對飲，這位名史家連雅堂的外孫女便是知名散文家，早年即曾撰文憶寫府前路臺南地方法院旁的寧南坊「馬兵營連宅」(見《讀中文系的人》)，

孫立人部隊進駐，旭町營房更名為「光復營區」，很多軍中作家當年即隨軍隊駐紮於此。

三十年後則與蘇偉貞再探舊址，不免興發懷古幽情。昔時，這宅地在乙未之後被日帝收購建為法院，致使連家七房族人四處星散。在〈林文月在寧南城〉一文裡，蘇偉貞藉著酒意胡言／美言地稱讚與林老師對面喝酒「真是視覺美」，這自然是傾心之論，與她稱美痠弦之「充滿靈光」同理。待至文末，我們才得窺見蘇偉貞難得一見的「脆弱」。而這「脆弱」雖不被言明，卻可以揣想，莫非是因為一個臺南人與名人（連家外孫）、歷史（乙未割臺）、紅酒（一支名為九月（September）的酒）同席的緣故，風雲變換的時光帶來的虛幻之感，不妨又是一個「何勞弦上音」的時刻：

於你的出生地，與寧南坊馬兵營的女兒和酒及時代同席，深宵沈默，你越喝越脆弱，從沒想過，南都夜曲，可以這麼譜。（頁 135）

不只林文月是這樣一個銘著刻時代與人文記憶的作家，白先勇似乎也是另一個以同樣理由被書寫的對象。白先勇不止因為進了成大水利系而與南都結緣，父親白崇禧將軍，更曾在戰後初期於延平郡王祠兩度題字拜謁。〈白先勇在南都〉一文，其實說的不是白先勇，而是與白家遙遙牽連的巨大歷史變動。大時代裡的白家名將與名作家，竟如此引人悠然神往。蘇偉貞文末揣想白先勇不知是否會在為父親作傳時，點出父親對南都小城的印象？但她倒是先肯定了白先勇的身世已有了南都靈光（靈光再現！）：

以「成功」之名，忠肝義膽、仰不愧天，白崇禧不無自況之意，白先勇寫的白崇禧傳會摹寫父親的小城印象嗎？未可知，但白先勇可知的生命肌理，摺頁又摺頁，早已鐫刻南都靈光。（頁 127）

在後樂園的時光裡，後南都主義者將持續以文壇的精神資源，展開她精神的獨行之旅嗎？或者，她會讓自己成為南都的另一道靈光？誠然值得期待。

五、結語：獨行的歸鄉人與她的散文獨白

面對人生與文學，袁瓊瓊說蘇偉貞「既霸且野」（詳本文篇首引用之題辭），范

銘如說蘇偉貞「強悍」²³，這似乎都強調了軍校出身的蘇偉貞擁有非常強大的意志力，足以執行她自己設定的目標，絕不妥協。這或許也正是她的小說得以獨出新裁，贏得文壇肯定的重要原因之一罷！

但，誠如上文中一再強調的那樣，主觀、堅強、獨特等精神特質，不只是蘇偉貞的成功之道，其實往往也是她格格不入於世俗價值的同一原因。南都蘇偉貞卻在南都感到格格不入，鄉關何在，彰顯了獨行歸鄉人的形象。而她的散文獨白，正可以在形式上以斷裂跳躍的文字風格，呼應這種不需多說廢話的存在處境。

且容借用薩依德在自傳中所說的一句話，為蘇偉貞的精神史書寫作結：

我生命裡有這麼多不諧和音，已學會偏愛不要那麼處處人地皆宜，寧取格格不入。²⁴

雖然蘇偉貞不是薩依德，而影劇三村也不是巴勒斯坦，但我們或許可以在作家選擇將自己包括在不隨俗的記憶之外時，看見那種既是時代又是個人的獨特心靈狀態，並以文學之名，筆觸中仍是充滿著對可欲事物的激情，她的笑罵還真是挺帶感情的呢。只因為那種激情可以讓對話不至於死滅，筆者寧取這種格格不入，而所幸作者不曾跟上後遺民的亡靈隊伍。

²³ 這是在一次對談中引發的話題，關涉到蘇偉貞的文學風格與其夫張德模的豪爽性情，蘇並且提到：「我一直對一些活得是那麼有違情理的人很喜歡」，如董作賓、莊嚴、臺靜農等人，而「有違情理」便是一種真正的「強悍」。請參見范銘如、蘇偉貞：〈強悍也是一種信仰：范銘如對談蘇偉貞〉，《印刻文學生活誌》24（2005.8），頁40。

²⁴ 薩依德著，彭淮棟譯：《鄉關何處》（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0），頁405。

引用書目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
- 尹建民主編：《比較文學術語匯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范銘如、蘇偉貞：〈強悍也是一種信仰：范銘如對談蘇偉貞〉，《印刻文學生活誌》24（2005.8），頁 34-50。
- 柯裕棻：〈推薦書：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聯合報》E5 版，2010 年 7 月 3 日。
- 施淑：〈蘇偉貞《魔術時刻》及《時光隊伍》的認知測繪〉，收入黎湘萍、李娜主編：《事件與翻譯：東亞視野中的臺灣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220-231。
- 徐綱：〈復活的意義，無聲的陰影，及寫作的姿態：閱讀蘇偉貞小說的戲劇性〉，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出版，2000，頁 373-390。
- 袁瓊瓊：〈關於她的二三事〉，收入蘇偉貞著：《夢書》，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頁 3-12。
- 張愛玲：《惘然記》，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10。
- 張嬭主編：《寶島眷村：一群臨時的過客永遠的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 張瑞芬：〈南都一望：評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春風夢田》，臺北：爾雅出版社，2011，頁 116-119。
- 趙慶華：〈相聚、離開、沈默、流浪：閱讀蘇偉貞的「眷村四部曲」〉，《臺灣文學研究》創刊號（2007.4），頁 141-187。
- 薩依德著，彭淮棟譯：《鄉關何處》，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0。
- 蘇偉貞：《倒影臺南》，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4。
- 蘇偉貞：〈靜靜的午後〉，《靜靜的午後》，臺北：洪範書店，1984，頁 203-205。
- 蘇偉貞編：《臺灣眷村小說選》，臺北：二魚文化事業公司，2004。
- 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和她的小說時光〉，《聯合報》E7 版，2007 年 12 月 3 日。

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臺北：INK 印刻文學雜誌出版公司，2010。

蘇偉貞講：〈租書店與德光的女兒〉，德光中學網站，網址：<http://www.tkgsh.tn.edu.tw/library>（2011年10月31日上網）。